

漫

雲

呂 沅 沁 著

漫 雲

呂 迅 泌 著

海音社文藝叢書之一

1 9 2 6

中華民國十五年六月付印
中華民國十五年八月出版

實價四角

著者 呂澂

發行者 海音社

發行所 海音書局

總發行所 北京沙灘三十一號 海音書局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目錄

寫給亡友的信

第一封	一
第二封	七
第三封	一三
第四封	一九
第五封	二一
第六封	二五
第七封	二九
第八封	三三

小說

第九封	三七
第十封	四三
第十一封	四七
第十二封	五一
第十三封	五五
第十四封	五七

詩

她的母親病了	五九
初雪	六九

月·····	七五
我生活中的一滴·····	七七
春風與碧水·····	七八
冷月下的一的殘葉·····	七九
自題小影·····	八一
落葉·····	八三
母親·····	八五
颶風的一夜·····	八七
水和石·····	八九
送友·····	九一
雲語·····	九三
告訴我的朋友·····	九五

無題	九七
葉箋	九九
題 Vary 小影	一〇一
送別	一〇三
秋感	一〇五
我的心太柔弱了	一〇七
送友	一〇九
游願和園	一一一
濃霧	一一四
像片	一一五
落雪	一二七
漫漫的良夜	一二九

心翼

一二一

雜詩

一二三

我愛

一二五

周作人先生的附識

一二七

雜感

是生還是死？

一二九

臉子

一三三

哭我的同學和珍

一三七

第一封

我最親愛的喬芳！

不知多少日子沒與你通信了，你怪我忘了你不？我想你是知道的，雖然我不見你，你也許是常常來看我的，你既然能見着我，又何必給你寫信呢？就是寫了，教我向何處寄？唉！喬芳，喬芳！你真忍心棄下你的好友麼？還是由不得你？但是我們的情感能因不能見面而變易嗎？——不，不，我每日腦子裏不知復現你多少次；所以知道你必是常常來看我了；不過你見着我了，得到安慰了，我如何能看見你呢？我可不信靈魂不滅，因為你的原故，有時也不能不改我的見解。鬼魂到底滅不滅，又教我從何處證明，不過聊以自慰就是了。

，人家說生離死別是最難受的，「豔然消魂者，惟別而已矣。」我以為生離是兩方面都難受，有時通通消息，還可以減去許多苦惱，得到許多安慰，……死別可就苦了生者了；有話也無處說，想念也尋不着，一見，……喬芳！你說是不是啊？

自你那天早上沒及見我的面走了以後，就算永別了嗎？當時又怎能想得到？若是想得到，無論怎麼我也不上課。把你親自送上火車，也可以多聚會幾分鐘！唉！真做了功課的奴隸了。不過那時候學校太專制，不許北京無家的學生隨便告假，管我們像管囚犯似的，若是現在，怎能不和你作最後的握手？當我第一小時的功課完畢的時候，跑到病室裏一看；只有零零碎碎的幾塊紙在地板上，未服完的兩瓶藥水在茶几上，……我親愛的朋友不知到那裏去了！雖然看見這些的現象；仍不相信你已經走了；前院跑到後院，茶廳跑到校園……及至衝見侍

候病者的老媽子才知道你哭着，病着，冷清清的單獨的走了！第二小時的課你猜我聽見先生講的甚麼了沒有。喬芳，我的好友！當你病中通信的時候，又怎忍心把這些傷心的話告訴你？只想你好了回北京的時候再談，那里知道——

有一天夜裡反復展轉的睡不着，大約夜深三時的光景才勉強入夢：見你笑嘻嘻的走到我床前，我問你病好了嗎？你說：「好了！回來改入國文科了……」早晨起來歡喜的甚麼似的，急急的發了一封快信，問你是真好了，還是我積思成夢？唉！誰知道我發信的第二天就得到你的惡消息；當我同胡君尚芳到茶廳的時候，經過內辦事處發信的地方，見從蘇州來的一封信，不似你的筆迹，心裡就亂跳起來，手也發戰，拿着信只是不敢拆，後來還是胡君代看的，喬芳，喬芳！你最後和我談的話，竟教我不能信了！

你託我的事都代辦完，與你母親通了二年信，後來去信總不見復，不知道老人搬了家；也不知道甚麼原故，所以只得中止了！力薄如我，怎能去找她呢？即便到了你的家鄉，又教我到何處去找？妹妹——你當不歎「人在人情在」吧？最可憐是她老人家不能自己寫信，所以弄到不能繼續着通信了——因為來信常說請人代寫不易！妹妹！你能原諒我嗎？

飄飄落雪二尺餘的一個禮拜六的下午，我冒寒踏雪的強辭舅母等回校，你泡了一壺紅茶，烤了兩張糖餅，孤單單的座在爐旁等我，見我從雪地裏跑進來的時候，你是怎樣的喜歡啊！我們烤着火，飲着茶，吃着餅，談着笑話……又是怎樣的神情？後來我們到院子裏，把雪掃在一處，作成一個雪小孩，在他的腹中點一枝蠟燭，照的牠的心腸格外的光明！雪是年年有，爐火照樣的紅，那個禮拜六同玩的人那

里去了呢！妹妹！還記得不？

每個禮拜六的晚上，我們交換着篋頭，我怕你累著，教你少篋一會，你就說：「現在這個頭是我的了，你不必管吧！」我回過頭來對你笑笑，你也微笑向我作個怪樣子，引的笑得抬不起頭來。這樣的情形清清楚楚的在我眼前；可是灰塵眯目的北京，「你的頭」也得我自己管了；不過不忍在禮拜六的晚上篋就是了！

我向來人家待我好，只有心裏感激，從不輕易說謝，你忘了嗎？一個春假的期內我生病，你也在病着，學監先生教我到醫院，你悄悄的對我說：「先生若陪你去，回來可謝謝他呀！」這樣小的事你都關心到，可見你對我的注意了。不惟學問上切磋，行為上的勸勉。……精神上的安慰，真是不能說，也不忍說了！我們純粹的「友愛」不知甚麼原故造成成功的？現在你竟先我而死了！你竟先我而死了！

你送我最後的那張像片，我用珍珠梅鋪在你的腳底下，清香的丹桂放在你圓圓的面前，右手邊一朵很小含苞的玫瑰，左手一朵碧色如玉，不知名的花兒，……總之，大大小小，疏疏密密，把你用花像彩雲一般的圍繞起來，我這枝拙筆，實在不能詳細的告訴你，因為我不會描寫，等以後寄給你看吧！若你能來，就自己拿看，在我書案邊，許多精美的畫片的裏面，不過恕我不能親自遞給你。

越寫越寫不完；但是大家都睡下，我很害怕！不能和你細談了！敬祝你長眠永不醒的快樂！

云沁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第二封

我的朋友喬芳：

前幾天給你去的信，你究竟收到了沒有？第一句話不由我不問你；但是又何必問呢？要寫甚麼就寫甚麼，你是決不會和我爭論的，也不會不同意的，……不過朋友通信要不要爭論，同意是不是義務，又不能不疑了。我以為理愈爭愈明，好朋友的意見不必盡合，能夠「和而不同」，才不失各人的「個性」。因為事事求同，不免生出牽強附會，虛偽遮飾，……的弊病，你以為怎樣呢？唉！你總是不管我，教我從那裏知道我所說的話你願不願聽，錯誤不錯誤？自己寫信，自己作答，未免太勞苦了！有時悶了又不能不給你寫信；雖得不到回

信，總比惹人誤會，得罪人……安慰的多。

星期的一天，我到東城一個學會去聽講演，忽然見着一個人，她是無錫人，和你說話的聲音一樣；我的心不自制的跳動了，不自禁的同她談了許多的話；知道她是從無錫才來北京，新與一位大學教授結婚。看她似乎很滿意；更教我聯想到你得病的原因了！記得你告訴我，那年畢業回家，有一天你母親不在家，接到你父親一封快信，裏邊一張男子像片，教你母親給你趕作嫁裝，你不是急得不知怎樣好，後來到底把像片燒了，念了一封改過的信給你母親聽，說你父親叫你們出來，及到奉天，挨了兩下打，空手到北京上學，還對我哭了一場嗎？是不是從那時，受寒，受氣，著急，……得了病就沒有好，好像是我還記得。早知一病不起，又何必那樣受苦？！噯，妹妹！我說錯了；因為想隨你父親的意思給你定婚，運氣好遇着一個和你性情相投的

人，或者不至於死，雖那樣說，其實妹妹的志向我還不知道嗎？能爲奮鬥而死，斷不能做那樣的犧牲。妹妹恕我，現在對於一切的懷疑凝想。

鏡清不是被她兄嫂從學校，強拉回去出嫁了麼？現在已有了四五個小孩，她那嫩笄般的手，變成乾枯縐紋的了，紅潤的兩腮，已成了蒼白的顏色，……聽說他丈夫常常打她，她也不常出門，偶然來我這裏一次，精神也不像從前；不過她總說我們二人是她親妹妹似的。我見了她就難受；更想到你。

妹妹你不是知道我和一位姓姚的也不錯嗎？你死了第二年，她從中學畢業回山東，就縣立小學的事，校長的職務就够忙的了，還要處理一個家庭，今年又生了一個小孩，不怪她朋友都不理，實在精神太勞；不過我又失去一個朋友！（並不是和她絕交，實在等於絕交了。）